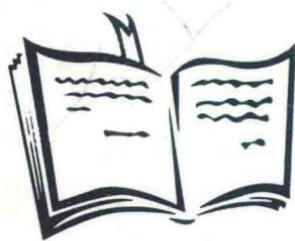


# 偏爱学问

俞可平著

品学问  
论治理  
谈民主  
说政治  
看中国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 偏爱学问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内容提要

“偏爱学问”这四个字生动地表达了俞可平教授纯粹的知识追求与智性的人生态度。全书分五个部分：看中国、说政治、谈民主、论治理、品学问。该书的文章形式为随笔，但内容是严肃的，饱含了俞可平教授对中国政治深刻的观察、独立的评判、热烈的关怀、客观而冷静的分析，其中不少文章是轰动政学两界的好文，更是了解当代中国政治的钥匙。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偏爱学问 / 俞可平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 - 7 - 313 - 15324 - 1

I . ①偏… II . ①俞… III .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0585 号

## 偏爱学问

著 者：俞可平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 政 编 码：200030

电 话：021 - 64071208

出 版 人：韩建民

印 制：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 mm × 960 mm 1/32

印 张：6.375

字 数：138 千字

版 次：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313 - 15324 - 1/C

定 价：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512 - 68180638

## 序 言

《偏爱学问》其实是一个序跋集，我这里所说的话其实是“序言”的序言。我一般不愿给别人做序，这里收录的大部分是我为自己的编著所撰写的序和跋。当然也有例外，我偶尔也为别人的编著，特别是自己研究团队的同事或学生的作品写上几句话。但不管给谁写序，只要我答应了，我一定自己写，而不会让作者去撰写草稿，稍事修改即成我的东西发表。还有一个特点是，我一般不去正面评论作品本身，而通常是就作品所论及的主题，提点自己的看法。这样一来，为自己或他人的著作做序，就变成了借此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小小的序跋集在相当程度上浓缩了我的所思和所想。

学问有两种，一种是应用性的对策研究，一种是抽象的学理研究。我分别把这两种学问叫做“尘世的学问”和“天国的学问”。我的研究兴趣比较广泛，所涉及的领域也较多，既包括了很现实的应用研究，也包括了纯学术的理论研究。但无论哪种研究，我首先都把它们当作学问，而且我认为这两种学问其实是难分难舍的。所以，即使在我回到北京大学之前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应用研究上，还是更多地以学术的而非政治的眼光去分析现实问题。偏爱学问，是我内在的喜好。

我清楚地知道，政治的理性与学术的理性难以调和，在现实生活中，政治与学术的差距总是那么巨大。但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我却总想把两者集于一身。收录于此书的这些序跋，多半是在我

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期间撰写和发表的，我试图努力以学术的理性去追求政治的理性。敏锐的读者从《偏爱学问》中将不难发现，学术理性与政治理性的这种交互关系，处处体现在我的研究中。

非常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刘佩英总编辑为编辑出版这本小册子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没有刘女士的创意，就没有本书的出版。需要一并表示感谢的还有交大出版社的刘旭编辑，本书付梓之前，他认真细致地审阅书稿，并提出了专业的修改意见。希望也有不少读者像我一样偏爱学问，从而喜欢本书。

1133

2016年7月1日于京郊方圆阁

# 目 录

## 看中国

- 003 通过关键词理解中国政治
- 006 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
- 009 国家形象与软实力
- 013 海外学者中国研究的演变
- 020 中国民主的进步
- 023 中国的治理改革
- 026 中国特殊的政商关系
- 028 中国公共管理的新变化
- 031 理解当代中国的关键
- 034 生态环境为何持续恶化

## 说政治

- 039 有必要进行政治学研究吗
- 048 权力制约的五条途径
- 051 小论中国政府能力
- 054 何谓政治哲学
- 061 环境保护离不开公众参与
- 065 优败劣胜
- 072 谁是我们的敌人

- 075 说说社会企业  
078 从浙东普通农民到美国高级公务员

## 谈民主

- 085 民主是个好东西  
089 民主的共识  
091 民主之辩  
095 协商民主与代议民主  
098 关于协商民主的几个问题  
101 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  
105 增量民主与治理改革  
108 两岸“民主试验区”  
110 使民主运转起来

## 论治理

- 117 从统治走向治理  
120 追求善治  
122 政治现代化——第五个现代化  
127 政党政治与国家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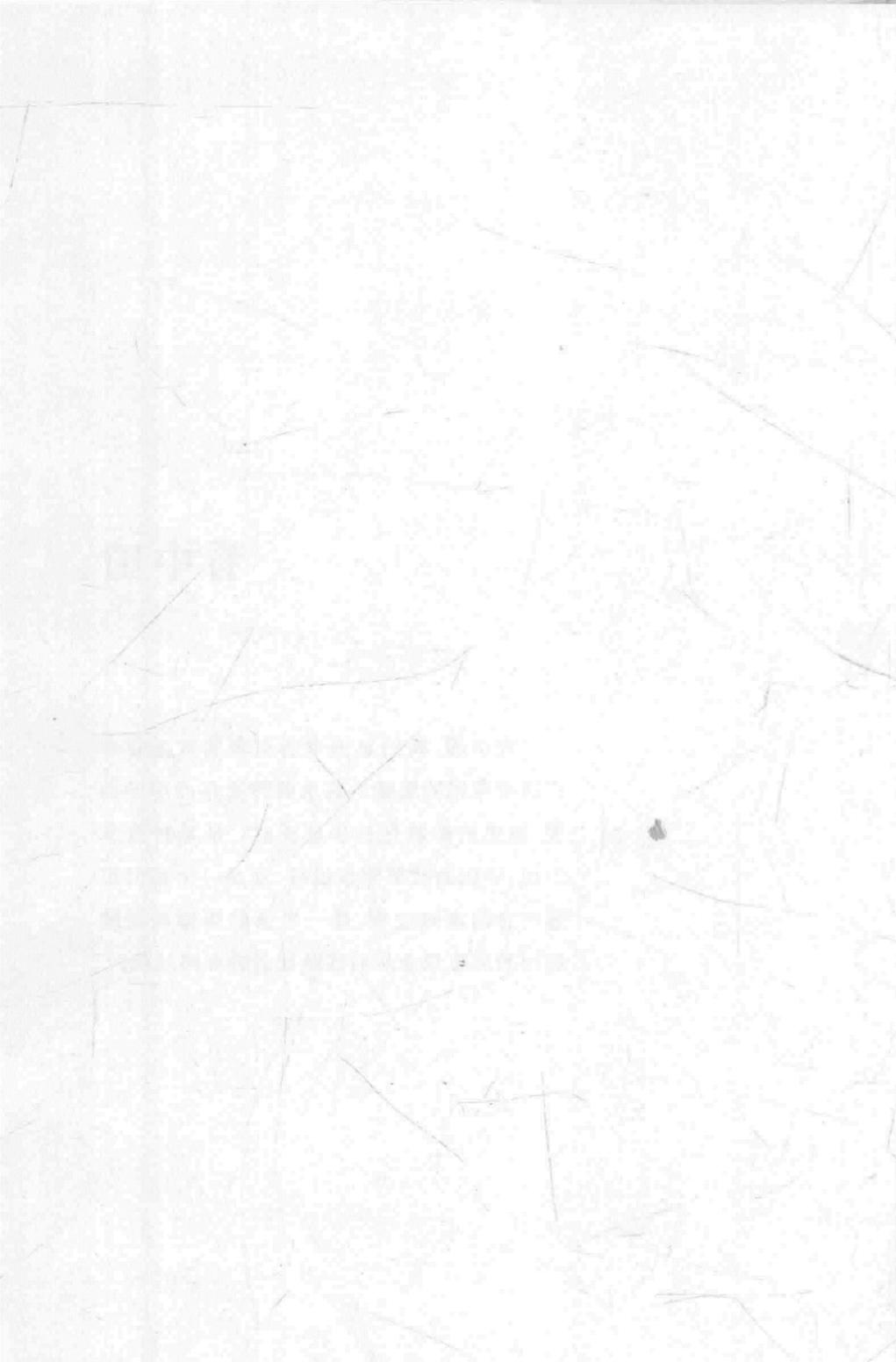
- 130 政府创新的特点
- 133 鼓励政府创新
- 138 政府责任与责任政府
- 141 社会管理的社区样本
- 144 谁来制定善治的评价标准

## 品学问

- 149 历史偏爱学问
- 154 把握学术前沿至关重要
- 156 前瞻未来
- 159 全球化催变思维方式
- 164 西方全球化研究的新动向
- 166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影响
- 170 批评与辩驳：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 175 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
- 183 应该如何看待资本主义
- 186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 190 性质不同的“蹲点调查”

# 看中国

在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对现实政治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观念的转变是改革的前提，思想的解放是进步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新旧思想观念的碰撞过程，是一个新的思想观念战胜旧的思想观念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



## 通过关键词理解中国政治

近些年中,无论在政界还是在学界,“中国特色”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流行字眼。以中国5000多年 的传统文明和13亿多的人口规模,一切制度和政策或多或少会有某种“中国特色”,本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但是,如果过分强调“中国特色”,以至无视或忽视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和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则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

不同的民族和人民既有共同的价值和规律,又有其各自的特殊性和多样性,这是关于人类文明的基本常识。 $1+1=2$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北美、中东和南非,都是一样的,但它可以用中文、英文、阿拉伯语等不同的语言或不同的符号来表达。

从政治上说,过分强调“中国特色”则有可能成为排斥其他先进文明合理内容的借口,妨碍中华文明的与时俱进,阻滞伟大的中华文明成为世界文明主流的进程。

从学术上说,过分强调“中国特色”常常是一种惰性,它会妨碍中国学者去努力探究特殊性背后的普遍性,不利于对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进行高度的学术抽象。

这样的学术抽象,恰恰是学术水平的集中体现,也是发现人类

社会普遍发展规律的基本途径。客观地分析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严肃地对“中国故事”进行理论抽象，努力探索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这是中国政治学者的重大责任，也是推进中国学研究的现实途径。

中国政治学者应该有这种责任意识和实际行动。比如，在由景跃进、张小劲和余逊达教授主编的《理解中国政治：关键词的方法》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中国政治学者的这种责任意识和实际行动。该书选择了改革开放以来影响中国现实政治生活的若干代表性概念范畴，努力运用现代政治科学的方法，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力图揭示出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基本价值。

其中的许多概念完全是中国化的，如“土政策”、“党内民主”、“增量民主”、“干部公选”、“群众路线”和“压力型体制”等等，但作者大多都以规范的学术语言和方法去分析这些特殊的中国政治现象，虽然得出的结论可能不为所有人接受，但却代表一种严肃的学术努力，是对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要知识积累。不仅如此，这样的学术努力，也势必能够为国际政治学同行所理解和认可，有助于他们客观认识中国的现实政治进步，从而有助于中国政治学真正走向世界。无论是中国读者还是国外读者，通读此书后，想必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其实并没有偏离人类政治文明的大道，但中国的政治发展确实带有自己的独特印记。

我们既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的政治分析工具和概念来解释现实的政治进程，也不能完全无视政治学的普遍公理，自说自话地来论述中国政治发展。立足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善于吸收和借鉴国外文明的先进成果，不仅是推进我国政治发展的正道，也是推动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正道。

在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对现实政治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观念的转变是改革的前提,思想的解放是进步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新旧思想观念的碰撞过程,是一个新的思想观念战胜旧的思想观念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稍稍比较一下改革开放前后中国政治领域流行术语的变化,就会发现观念的转变与政治的进步之间有多么紧密的联系。

在政治领域,改革开放前,我们最流行的概念是“革命”、“反革命”、“继续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斗私批修”、“反修防修”、“无产阶级专政”。改革开放后,政治领域的流行术语则变成“改革”、“发展”、“创新”、“民主”、“人权”、“法治”、“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民主执政”、“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民主”等。熟知中国政治发展的人都知道,在这些观念演变的背后,是更加深刻的现实政治的变迁。

从中国政治的关键词入手,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演变,从政治话语的转变来观察现实政治的进程。这一视角对于分析中国的现实政治,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本文为景跃进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理解中国政治:关键词的方法》一书序言,有删改。)

## 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

一个问题或一个领域,要成为一门学问或一个学科,需要具备若干必要的条件。首先是该问题或领域对人类知识积累或文明进步的重要性,只有那些对人类知识进步和文明进步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或领域,才能形成自成体系的学问或学科。其次是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概念体系,如果没有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问题领域、分析概念和研究方法,这门学科也不能成立。最后是拥有一支专业的研究队伍,有一群人专门从事该学科的研究。按照这样三个方面的标准来衡量,全球学作为一门学科或学问的条件已经具备。相应地,设立全球学的专业课程,编写全球学的专业教材,正适逢其时。

全球问题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历史并不算长。全球问题成为世界范围的关注热点,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开始的。然而,全球问题与其他问题不同,它与全球化相关,是全球化的伴生物。全球化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是人类进入一个全新时代的主要标志。全球化的基本特征是,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全球化事关人类的命运。它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

式、消费方式和交换方式,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全球化是人类历史中一个漫长而巨大的转变过程,它还刚刚开始,远没有终结。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全球问题的研究,就是对人类自身命运的探索。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拒绝将全球问题的研究上升到全球学的高度,使我们对全球问题的研究更加知识化、系统化和专业化。

中国学者在全球问题的研究上也起步于 20 世纪 90 年代,相对而言,这一领域的研究跟发达国家的距离也没有其他学科那样明显,这主要得益于两个原因。其一,众多的全球问题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是人类在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新问题,各国学者对这些问题的认知和研究大体上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其二,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是世界全球化进程的重要角色。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成为中国腾飞的两翼。这一现实背景,既为中国学者开展全球化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动力,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中国学者不再像改革开放前那样闭关自守、与世隔绝,而是亲身参与和体验重大的全球化事件,直接与国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例如,每年都有大量国内学者去海外访问研究,国内还译介了众多国外全球化研究的重要成果。因此,国外学者关于全球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几乎同时就能为国内学者分享。

在国内众多全球化研究机构和团队中,以蔡拓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在全球问题研究上一直处于前沿的位置。蔡拓教授是国内最早进行全球问题研究的学者之一,十多年来他一直是该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之一。在南开大学时,他就率先创办了全球问题的研究机构,设立了全球问题的重大课题。到中国政法大学后,他继续领导一个专业团队,从事全球问题研究,取得了众多为学界所公

认的高质量研究成果,也因此于2011年被教育部批准设立了全国第一个全球学专业博士点。蔡拓教授领衔主编国内首本《全球学导论》,其根本目的,是在建立一种新的学科知识体系,用以揭示全球化进程的规律和全球化现象的本质。其倡导的全球意识、全球思维、全球认同和全球价值,对于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特别是对于重塑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尤其重要。

我们习惯于以中国的眼光去看待世界,而在全球化时代,我们更要习惯于以世界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不要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是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在108岁时所说的一句至理名言,是这位大学问家在饱经世间沧桑后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个深刻参悟。

(本文为蔡拓教授主编的《全球学导论》一书的序言,有删改。)

## 国家形象与软实力

研究政治发展的人都知道,国家的实力既包括经济总量、科技水平和国防力量等硬实力,也包括核心价值体系、国民素质、政治经济制度和国家形象等软实力,而且软实力在国家综合力量中的比重似乎在不断增加。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家力量得到了迅速增强,这里既有硬实力的增强,这一点为举世瞩目,但也包括软实力的增强,这一点也同样不可否认。不过,正如不少研究者看到的那样,中国硬实力的增长与软实力的增长不太成比例,前者的增长较之后者更加迅速,也更加引人注目。因此,如何增强国家的软实力,正在日益引起政府领导人和专家学者的关注,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举国上下现在格外关注下面这些问题的原因所在:如何重建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如何完善我们政治经济制度?如何提高国民的素质?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等。

“国家形象”在全球化时代显得特别重要,已经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损害国家形象,实际上就是损害国家利益,反之亦然。由是之故,关心国家利益的人,势必要关注国家形象。作为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雷默先生曾因提出“北京共识”而声名鹊